

# 奇质量超形变带中的 $\Delta I = 1$ 颤动\*

吴崇试<sup>1)</sup>

(北京大学物理系 北京 100871)

1996-06-26收稿

## 摘 要

系统分析了  $A \sim 190$  区超形变带的  $\Delta I = 1$  颤动, 发现在大多数奇质量超形变核的 signature 伙伴带中存在  $\Delta I = 1$  颤动, 并根据通常的集体模型作了解释.

**关键词** 超形变带,  $\Delta I = 1$  颤动, signature 劈裂, 集体模型.

超形变带的发现是近年来核物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, 它开辟了核结构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. 迄今为止, 在  $A \sim 80$  区 (Sr, Zr 等核), 130 区 (La, Ce, Pr, Nd, Sm 等核), 150 区 (Eu, Gd, Tb, Dy, Er 等核) 和 190 区 (Au, Hg, Tl, Pb, Bi, Po 等核) 中, 已经观测到 100 条以上的超形变带. 在不少的超形变带中, 测量到多达 20 条以上的带内级联跃迁, 从而可以建立起很长的转动带, 这就为我们检验各种核模型提供了充分的条件. 这里, 首先面对的是跃迁能量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. 在这一方面, 已经出现了关于原子核中“全同带”<sup>[1,2]</sup> 和  $\Delta I = 2$  颤动 (或称  $\Delta I = 4$  分岔)<sup>[3,4]</sup> 的讨论. 本文将讨论另一个颤动现象, 即奇质量超形变带中的  $\Delta I = 1$  颤动.

关于  $\Delta I = 1$  颤动,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奇  $A$  核  $K = 1/2$  带的脱耦合现象. 在其它转动带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: signature 不同的两列 (互为 signature 伙伴, 每一列也常称作一个带) 间存在能量的相对移动 (故又称为 signature 劈裂). 产生脱耦合或 signature 劈裂的原因是转动哈密顿量中的 Coriolis 力 (或称转动-粒子耦合项). 本文将直观地分析超形变带中的  $\Delta I = 1$  颤动问题, 并根据流行的原子核集体模型加以讨论.

显然, 应该在一对 signature 伙伴带来讨论  $\Delta I = 1$  颤动的问题. 可以在具有一定 signature 的超形变带中根据相邻跃迁  $I+2 \rightarrow I \rightarrow I-2$  能量的平均值, 计算它相对于其 signature 伙伴带中跃迁  $I+1 \rightarrow I-1$  能量的差值

$$\Delta^2 E_{\gamma}(I) = \frac{1}{2} [E_{\gamma}(I+2 \rightarrow I) + E_{\gamma}(I \rightarrow I-2)] - E_{\gamma}(I+1 \rightarrow I-1). \quad (1)$$

如果对于一个转动带, 其能量均能用

\*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.

1)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客座.

$$E(I) = AI(I+1) - B[I(I+1)]^2 + C[I(I+1)]^3 + \dots \quad (2)$$

描述, 其中  $A, B, C, \dots$  是具有不同 signature 的两个分支的共同常数, 则

$$\Delta^2 E_\gamma(I) = 12(2I+1) \{-B + C[5I(I+1) + 8]\} + \dots$$

对于  $A \sim 190$  区的超形变带, 容易估计到<sup>[5]</sup>(取自然单位  $\hbar = 1$ )

$$A \sim 5.2 \text{keV}, \quad B \sim 2.0 \times 10^{-4} \text{keV}, \quad C \sim 2.0 \times 10^{-8} \text{keV}, \quad \dots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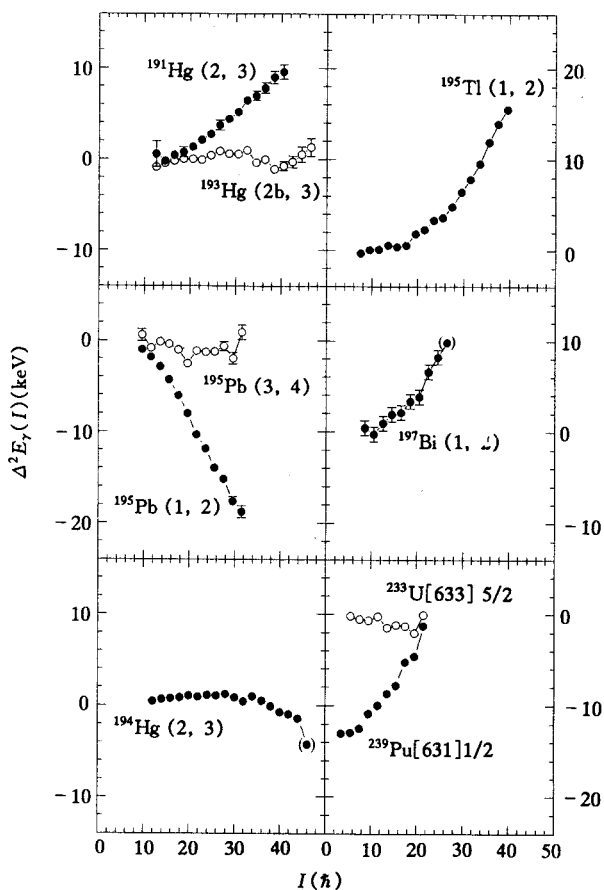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 $A \sim 190$  区中超形变 signature 伙伴带的

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实验值

实验数据分别为  $^{194}\text{Hg}$ <sup>[3,4]</sup>、 $^{191}\text{Hg}$ <sup>[6]</sup>、 $^{193}\text{Hg}$ <sup>[7]</sup>、 $^{195}\text{Tl}$ <sup>[8]</sup>、 $^{195}\text{Pb}$ <sup>[9]</sup> 和  $^{197}\text{Bi}$ <sup>[10]</sup>。

为了比较, 图中还给出了正常形变带 [633]5/2 带

( $^{233}\text{U}$ <sup>[11]</sup>) 和 [631]1/2 带 ( $^{239}\text{Pu}$ <sup>[12]</sup>) 的实验结果。

是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高  $N$  组态 ( $\pi[642]5/2$ )。为了节省篇幅, 在图 1 中只给出了  $^{195}\text{Tl}(1,2)$  的结果。  $^{197}\text{Bi}(1,2)$  带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也随  $I$  而单调增大。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随  $I$  减小的唯一例子是  $^{195}\text{Pb}(1,2)$ 。从以上这些超形变伙伴带中, 可以看出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随  $I$  增大(减小)的共同规律: 在低自旋时几乎为 0, 随着  $I$  增大而增大(减小), 并且变化得越来越快, 当  $I \sim 30-40$  时, 其大小达到大约 10—20keV。

说明这些带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应该很小:

基本上随  $I$  线性增大, 当  $I \sim 40$  时约为  $-0.2 \text{keV}$ 。在  $A \sim 190$  区中, 已有的许多对超形变带, 都被公认为构成 signature 伙伴带, 在图 1 中给出了它们的各种典型的结果。对于偶偶核, 的确有很小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, 例如, 对于  $^{194}\text{Hg}$  的第 2 和第 3 两带(下面简称为  $^{194}\text{Hg}(2,3)$ ), 有

$$\Delta^2 E_\gamma(I) \sim \pm 1 \text{keV}.$$

对于奇奇核, 也有类似的结果。唯一的例外是  $^{192}\text{Tl}(1,2)$ , 在低自旋时它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的确很小, 但在高自旋时突然上弯。对于奇  $A$  核中的某些 signature 伙伴带, 例如  $^{193}\text{Hg}(2b,3)$  和  $^{195}\text{Pb}(3,4)$ , 也有小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(见图 1)。  $^{193}\text{Pb}(5,6)$  的结果也类似。事实上, 这三对超形变带都具有相同的高  $N$  组态 ( $\nu[624]9/2$ ) 结构。

对于奇  $A$  核中的大多数超形变 signature 伙伴带, 情况完全不同。从图 1 可以看出,  $^{191}\text{Hg}(2,3)$  带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随  $I$  而单调增大。对于迄今为止的奇质量 Tl 核中的几对超形变 signature 伙伴带, 它们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都表现出同样的变化规律, 这也

为了说明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(或者说,  $\Delta I=1$  震动) 的这种变化规律, 在奇  $A$  核能谱公式中必须增加与 signature 有关的项, 首先是脱耦合项

$$(-1)^{I+1/2} Aa \left( I + \frac{1}{2} \right)$$

在  $K=1/2$  时, 显然不可忽略. 但是, 即使引进了这一项, 它在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中也只能增加一个常数项

$$(-1)^{\alpha+1/2} 4Aa, \quad I = \alpha \bmod 2,$$

因而并不足以说明上面观测到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的变化规律. 这里约定, 在计算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时, 应该在 signature 为  $\alpha$  的带中求出平均值  $\frac{1}{2}[E_\gamma(I+2 \rightarrow I) + E_\gamma(I \rightarrow I-2)]$ , 再减去 signature 为  $-\alpha$  的带中的跃迁能量  $E_\gamma(I+1 \rightarrow I-1)$ . 事实上, 对于  $K=1/2$  带, 其转动能可以写成<sup>[13]</sup>

$$E(I) = AI(I+1) - B[I(I+1)]^2 + C[I(I+1)]^3 + \dots$$

$$+ (-1)^{I+1/2} \left( I + \frac{1}{2} \right) A[a_1 - b_1 I(I+1) + \dots]. \quad (3)$$

只不过在正常形变下, 一般认为  $b_1$  项以及更高级项的影响可以忽略. 但是, 在超形变带的情况下, 角动量可以高达 50 甚至更高, 因此,  $b_1$  项的影响有可能不能忽略. 事实正是如此. 根据 (3) 式, 可以求得

$$\begin{aligned} \Delta^2 E_\gamma(I) &= 12(2I+1) \{ -B + C[5I(I+1) + 8] + \dots \} \\ &+ (-1)^{\alpha+1/2} 4A \{ a_1 - 3b_1 [I(I+1) + 1] + \dots \}, \end{aligned} \quad (4)$$

它正好可以正确地再现出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的变化趋势. 而且, 即使  $b_1 \sim 10^{-4}$ , 则当  $I \sim 40$  时, 有 (取  $A \sim 5.2 \text{ keV}$ )

$$12Ab_1 [I(I+1) + 1] \sim 10 \text{ keV}.$$

这正是观测到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的量级. 不仅如此, (3) 式对于其它  $K \neq 1/2$  带也应该成立. 例如, 根据文献 [13], 对于  $K=3/2$  带,

$$E(I) = AI(I+1) - B[I(I+1)]^2 + C[I(I+1)]^3 + \dots$$

$$\begin{aligned} &+ (-1)^{I+3/2} \left( I - \frac{1}{2} \right) \left( I + \frac{1}{2} \right) \left( I + \frac{3}{2} \right) [A_3 + B_3 I(I+1) + \dots] \\ &= AI(I+1) - B[I(I+1)]^2 + C[I(I+1)]^3 + \dots \\ &+ (-1)^{I+1/2} \left( I + \frac{1}{2} \right) A[\alpha'_1 - b'_1 I(I+1) + \dots]. \end{aligned} \quad (5)$$

为了证实上述观点, 可以根据 (3) 式去拟合测得的超形变带的跃迁能量. 应该说明, 这不同于我们过去所用的  $ab$  拟合的办法<sup>[5]</sup>, 也不同于现有的其它方案<sup>[14, 15]</sup>. 不同之处在于, 现在对于一对 signature 伙伴带, 要采用一套共同的拟合参数. 出乎意料的是, 拟合的结果仍然非常敏感地依赖于自旋值的指定, 尽管现在使用了更多的拟合参数 (当然拟合的数据也增多了). 考虑到  $ab$  公式在描写正常形变带和超形变带方面已取得的成就, 不妨采用改进的  $ab$  公式

$$E(I) = a \left[ \sqrt{1 + bI(I+1)} - 1 \right] + (-1)^{I+1/2} \left( I + \frac{1}{2} \right) A [a_1 - b_1 I(I+1)] \quad (6)$$

去拟合测得的超形变带的跃迁能量, 其中  $A = ab/2$ . 这样做的优点是使用少数几个参数, 却包含了  $I(I+1)$  展开中的相当一部分高级项的影响. 表 1 给出了  $^{191}\text{Hg}(2, 3)$  的计算结果, 可以看出它和实验观测值非常一致. 而且计算表明, 如果指定的自旋值改变  $\pm \hbar$ , 计算值与实验值之间的方均根偏差就会增大 3—5 倍. 因此, 这个方案可以看成是 ab 拟合方法<sup>[5]</sup>的一个重要改进, 可以成功地用于奇 A 核超形变带自旋值的指定, 我们将在另文中详细讨论这一问题. 表 2 列出了这样定出的  $a_1$  和  $b_1$  值. 可以看到, 除了  $^{193}\text{Pb}(3, 4)$  的  $a_1$  值略大 ( $a_1 \approx 0.24$ ) 以外, 其它超形变 signature 伙伴带的  $a_1$  值都很小 ( $|a_1| \leq 0.1$ ), 这正是为什么它们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在低自旋时都很小的原因. 对于参数  $b_1$  值, 却有两种情况.

表1 超形变signature 伙伴带 $^{191}\text{Hg}(2, 3)$ 跃迁能量的拟合结果

第 2 带			第 3 带		
$E_\gamma(I \rightarrow I-2)$ (keV)		自旋 $I$	$E_\gamma(I \rightarrow I-2)$ (keV)		自旋 $I$
实验值	计算值	指定值	实验值	计算值	指定值
	882.3	97/2		881.6	99/2
	854.1	93/2		855.1	95/2
	825.1	89/2		827.7	91/2
796.5	795.2	85/2	800.5	799.4	87/2
765.2	764.5	81/2	771.3	770.2	83/2
732.7	732.9	77/2	740.0	740.0	79/2
699.9	700.4	73/2	708.5	709.0	75/2
666.2	667.1	69/2	676.1	677.0	71/2
632.1	632.9	65/2	642.7	644.1	67/2
597.2	598.0	61/2	609.5	610.4	63/2
561.6	562.2	57/2	575.0	575.8	59/2
525.2	525.6	53/2	539.7	540.3	55/2
488.1	488.3	49/2	503.9	504.0	51/2
450.3	450.3	45/2	467.1	467.0	47/2
411.8	411.6	41/2	429.7	429.2	43/2
372.7	372.2	37/2	391.5	390.7	39/2
333.1	332.3	33/2	352.5	351.5	35/2
292.7	291.9	29/2	313.1	311.8	31/2
252.4	251.0	25/2	272.0	271.4	27/2
	209.7	21/2		230.6	23/2
	168.0	17/2		189.4	19/2
	126.1	13/2		147.8	15/2

实验数据取自文献[6]. 拟合所得的参数为  $a=7.0757 \times 10^4 \text{ keV}$ ,  $b=1.4943 \times 10^{-4}$ ,  $a_1=0.0489$ ,  $b_1=1.0163 \times 10^{-4}$ .

一是在  $^{193}\text{Hg}(2b, 3)$ ,  $^{193}\text{Pb}(5, 6)$  和  $^{195}\text{Pb}(3, 4)$  诸带中,  $|b_1|$  的取值在  $10^{-6}$  与  $10^{-5}$  之间. 这时  $b_1$  项对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的贡献当然很小.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几对 signature 伙伴带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在大范围内都接近于 0. 另一种情况是, 对于其它的 signature 伙伴带,  $|b_1| \sim (1-3) \times 10^{-4}$ . 这样就导致了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随  $I$  而单调上升或下降.

表2 A~190区奇质量核超形变signature伙伴带的拟合参数

超形变带	组态	$a$ (keV)	$b$	$a_1$	$b_1$
$^{191}\text{Hg}(2,3)$	$\nu$ [642] 3/2	$7.0757 \times 10^4$	$1.4943 \times 10^{-4}$	0.0489	$1.016 \times 10^{-4}$
$^{193}\text{Hg}(2b,3)$	$\nu$ [624] 9/2	$6.0600 \times 10^4$	$1.7622 \times 10^{-4}$	0.0074	$1.551 \times 10^{-5}$
$^{193}\text{Pb}(3,4)$	$\nu$ [512] 5/2	$7.5170 \times 10^4$	$1.4047 \times 10^{-4}$	0.2356	$2.302 \times 10^{-4}$
$^{193}\text{Pb}(5,6)$	$\nu$ [624] 9/2	$6.1262 \times 10^4$	$1.7476 \times 10^{-4}$	-0.0126	$-1.349 \times 10^{-5}$
$^{195}\text{Pb}(1,2)$	$\nu$ [752] 5/2	$4.1036 \times 10^5$	$2.4370 \times 10^{-5}$	0.0240	$3.269 \times 10^{-4}$
$^{195}\text{Pb}(3,4)$	$\nu$ [624] 9/2	$5.6680 \times 10^4$	$1.9055 \times 10^{-4}$	-0.0338	$-2.238 \times 10^{-6}$
$^{191}\text{Tl}(1,2)$	$\pi$ [642] 5/2	$5.9833 \times 10^4$	$1.8093 \times 10^{-4}$	-0.0811	$-1.190 \times 10^{-4}$
$^{193}\text{Tl}(1,2)$	$\pi$ [642] 5/2	$7.7607 \times 10^4$	$1.3403 \times 10^{-4}$	-0.0917	$-1.399 \times 10^{-4}$
$^{195}\text{Tl}(1,2)$	$\pi$ [642] 5/2	$6.8590 \times 10^4$	$1.5326 \times 10^{-4}$	-0.0857	$-1.574 \times 10^{-4}$
$^{197}\text{Bi}(1,2)$	$\pi$ [651] 1/2	$1.4609 \times 10^5$	$7.1552 \times 10^{-5}$	0.0912	$2.515 \times 10^{-4}$

作为比较, 图 1 还给出了两个正常形变带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. 同样也可以看到两种变化趋势: 对于  $^{233}\text{U}$  的 [633] 5/2 带,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很小, 而  $^{239}\text{Pu}$  的 [631] 1/2 带的  $\Delta^2 E_\gamma(I)$  值从很大的负值 ( $-13\text{keV}$ ) 出发, 逐渐上升, 到  $I=43/2$  时达到  $-1\text{keV}$ . 这种变化趋势和速度, 与超形变带中观测到的完全相同. 不同之处是 [631] 1/2 带有明显不为 0 的  $a_1$  值, 因此, 在带首处的  $\Delta^2 E_\gamma$  值也明显地不为 0.

这里存在一个问题, 即如何去判定 signature 伙伴带. 分析表明, signature 伙伴带应该具有非常接近的第二类转动惯量  $\mathcal{J}^{(2)}$ . 我们将在另文中讨论这一判据的正确性. 按照这一判据, 文献 [6] 中提到的  $^{191}\text{Hg}$  的第 1 带和第 4 带, 看来就不可能是一对 signature 伙伴带, 因为它们具有明显不同的  $\mathcal{J}^{(2)}$ . 对于超形变带  $^{193}\text{Pb}(1, 2)$ , 有人也认为是一对 signature 伙伴带<sup>[16]</sup>, 实际上恐非如此, 因为它们也具有明显不同的  $\mathcal{J}^{(2)}$ . 这一看法可从实际计算中得到证实. 如果像上面那样, 也采用一组参数去拟合这两个带, 就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. 而如果单独地一一拟合这两个带, 定出的自旋值却对应于相同的 signature.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、更准确的数据, 以便能作进一步的研究.

最后还应当说明, 本文中提到的  $^{197}\text{Bi}$  的第 1 带, 最近该实验组又认为它应该属于  $^{196}\text{Bi}$ <sup>[17]</sup>.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实验证据.

## 参 考 文 献

- [1] T. Byrski, F. A. Beck, D. Curien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64**(1990)1650.  
[2] F. S. Stephens, M. A. Deleplanque, J. E. Draper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65** (1990)301.  
[3] S. Flibotte, H. R. Andrews, G. C. Ball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71**(1993)4299.  
[4] B. Cederwall, R. V. F. Janssens, M. J. Brinkman *et al.*, *Phys. Rev. Lett.*, **72**(1994)3150.  
[5] C. S. Wu, J. Y. Zeng, Z. Xing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C45**(1992)261.  
[6] M. P. Carpenter, R. V. F. Janssens, B. Cederwall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C51**(1995)2400.  
[7] M. J. Joyce, J. F. Sharpey-Schafer, M. A. Riley *et al.*, *Phys. Lett.*, **B340**(1994)150.  
[8] J. Duprat, F. Azaiez, C. Bourgeois *et al.*, *Phys. Lett.*, **B341**(1994)6.  
[9] L. P. Farris, E. A. Henry, J. A. Becker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C51**(1995)R2288.  
[10] R. M. Clark, S. Bouneau, F. Azaiez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C51**(1995)R1052.  
[11] K. Jain, A. K. Jain, *At. Data Nucl. Data Tables*, **50**(1992)269.  
[12] M. R. Schmorak, *Nuclear Data Sheets*, **66**(1992)839.  
[13] A. Bohr, B. R. Mottelson, *Nuclear Structure, Vol. II, Nuclear Deformations* (Benjamin, New York, 1973).  
[14] J. A. Becker, E. A. Henry, A. Kuhnert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C46**(1992)889.  
[15] J. E. Draper, F. S. Stephens, M. A. Deleplanque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C42**(1990)R1791.  
[16] J. R. Hughes, J. A. Becker, L. A. Bernstein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C51**(1995)R447.  
[17] R. M. Clark, S. Bouneau, A. N. Wilson *et al.*, *Phys. Rev.*, **C53**(1996)117.

 $\Delta I = 1$  Staggering in Odd Superdeformed Nuclei

Wu Chongshi

(Department of Physics, Peking University, Beijing 100871)

Received 26 June 1996

## Abstract

The  $\Delta I = 1$  staggering in superdeformed nuclei in  $A \sim 190$  region is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. Large staggerings are seen for most of the signature partners in odd superdeformed nuclei of this region. The behavior is analyzed in the conventional collective model.

**Key words** superdeformed band,  $\Delta I = 1$  staggering, signature splitting, collective model.